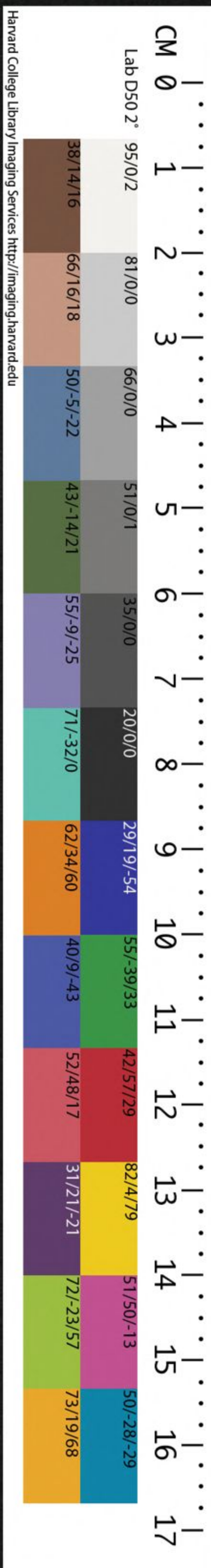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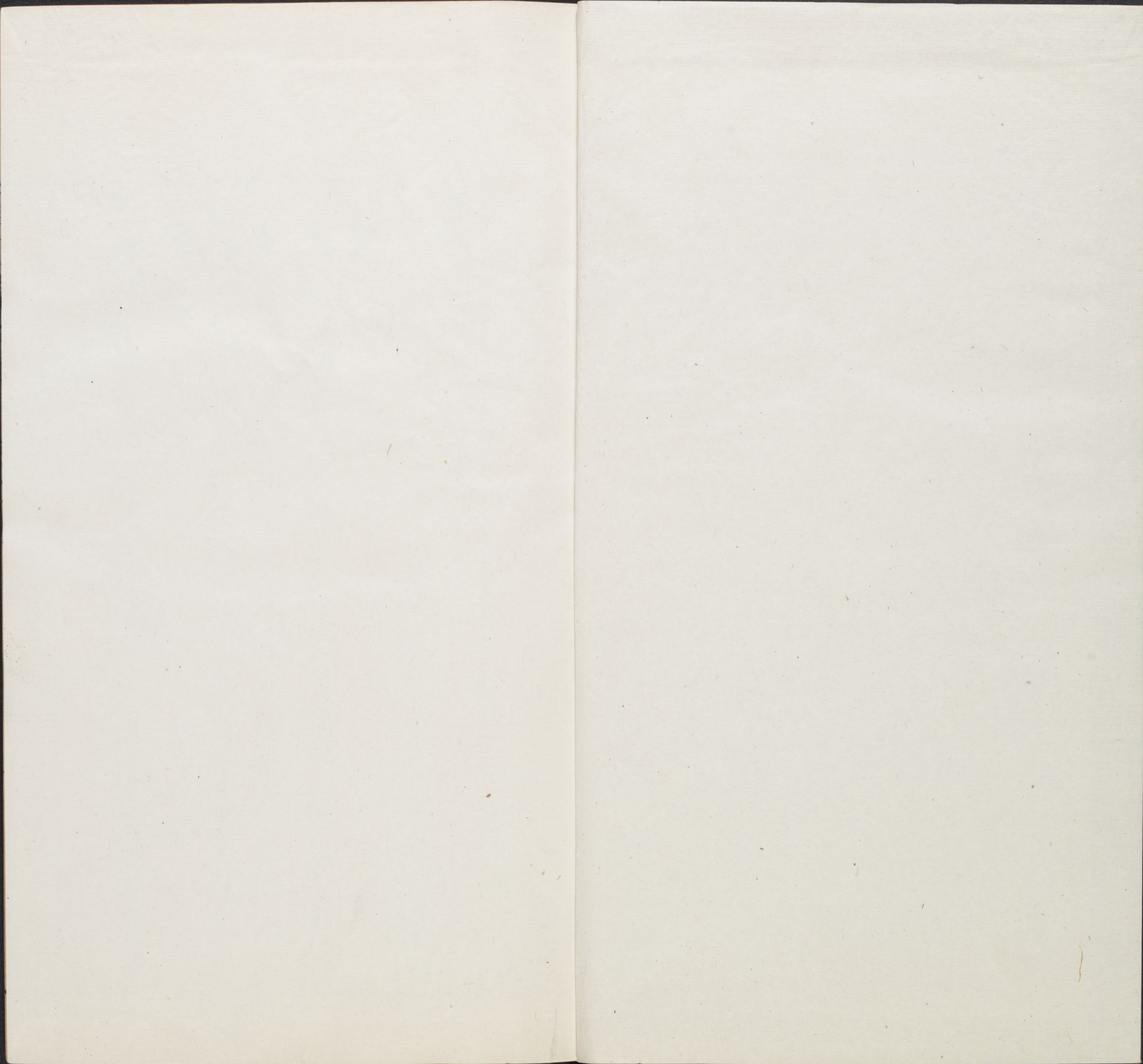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T 117/4122 (13)





正德書院藏書之九

臨江府志卷之九

卷之九

臨江府志卷之九

臨江府志卷之九

臨江府志卷之九

臨江府志卷之九

臨江府志卷之九

臨江府志卷之九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九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梓材

此篇大都斷簡不但今王惟曰以下與上文不相蒙卽惟曰若稽田節與上亦不相蒙今王惟曰節與下又不相蒙解者但各求其義而不強其合則得之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呂氏曰自康叔言則有臣民大家之等自王言則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以厥臣達王
句總承說

大家卽世族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
之類皆是也左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
氏至于鍾葵氏卽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
常疎與國之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于大家故
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自然情達于大家無
或阻撓之者矣所謂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也一
國之所慕便可上達於天子是惟邦君之責二以
字重看

君與上下惟此心耳公已之心可以得臣民之心
可以得大家之心卽可以此心上通于天子之心
達者足此通彼之謂要之自吾心始也

元氣周流無壅闕于上下身其康彊情意通徹無
壅闕于上下國其寧謐惟邦君三字極嚴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
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
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心常奮發則其事隨之故着恒越二字曰我有師
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便見我一身是其表率厲

字重看人君主宰一國生殺亦所不免在無厲殺耳亦厥君二句緊承上敬勞卽盤庚所謂恭承民命也君先敬勞其臣自體上意無不敬勞矣肆往二句又緊承上是敬勞之實姦宄殺人歷人宥亦其情可矜疑者耳君宥其所可矜者臣見厥君所爲亦宥其戕敗人所可矜疑者其君常存此心見諸行事而有不得臣民之心者乎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全在于此過此以往曰徂就其臣承君說由是而之曰徂就康叔往衛說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康叔往衛有監視之責故首提厥亂爲民一語無胥戕以下則舉其所以爲民者示其必盡引養引恬之責無爲胥戕胥虐之事也此節註極明

君與師師司徒司馬等同亂此民故着二胥字言無相爲戕虐也至于二字緊頂上句來謂加恩至此也寡者人所易忽而至于敬寡婦者人所難徧而至于屬婦則無不及矣故緊接合由以容句言

率由此以容保之也詩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
濟伊寡婦之利本此寡婦二字來

引養引恬一氣下

曰無胥戕胥虐至罔攸辟語語仁惻與上罔厲殺
人正相照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若作室
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
塗卅臝

敷菑喻芟除芟除後宜為播殖計垣墉喻創立創
立後宜為葺安計樸斲喻制度制度後宜為潤色

計既者已事之辭既勤則已致力矣全在後人之
承之也三惟其字宜重看

為厥疆畎在陳列脩理故下陳脩二字墜與茨卅
與臝皆塗所為故下二塗字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

玩今王惟曰語意像其臣祝君啓後之辭與上不
相蒙重在末二句重看用明德三字

此勤字即旅契罔或不勤勤字言無一息而不用
此明德也明德人所同具故上用此以懷其臣下

用此以享其君後王亦宜用此以集其下也
夾夾輔也懷爲夾者懷來爲我之夾輔也訓近較
欠切

易曰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方來者方
來而未艾也如此看乃見歸嚮無已之意時解方
方而來較淺狹

先王勤政子民待諸侯以禮是勤用明德諸侯制
節謹度事王室以誠是旣用明德明德只盡此心
耳此心之外無所謂明德也

先王旣勤用明德致庶邦亦旣用明德便是箇好

樣子後王式用此典以和集庶邦自然丕享矣

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
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皇天將中國人民疆土完全付與先王望其撫綏
教導先王旣往付予之重在王其將何以慰先王
在天之靈哉亦惟用德和懌先後乎迷民使勿失
性而已蓋民之迷者因無君師教導繆于所趨耳
非所當忿疾也和懌有從容化導意先後有左右
夾持意無非欲開其迷用慰先王受命之意耳二
懌字相照二用字宜重看

懌是此心之和悅故曰和懌凡啓人之迷一時急
性不得須先和懌已心以和懌其心使彼自知嚮
慕不覺其迷之自悟耳先後又從和懌中出卽詩
予曰有先後之意或曰先迷民者紂之民後迷民
者武庚之民于文理較順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茲指上文說惟曰欲至云云是祈祝之意子子孫
孫便見萬年有永然終不忘保民二字此謂善頌
善禱

召誥

惟二月旣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
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
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旣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
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
丁巳用牲于郊于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厥旣命庶庶殷不作

此叙周召二公所爲宅洛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舊矣武王得天下朝諸侯謂貢賦道里均莫如洛

邑欲徙而宅之未果成王承其志乃命二公任厥
事步輦自周至豐者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惟時太
保在豐先周公往相宅至洛卜宅者卜其孰可爲
王城孰可爲下都卽洛誥所卜澗水東瀍水西又
卜瀍水東惟洛食是也厥旣得卜則經營蓋王都
有城郭有宗廟有郊社朝市其規模基址不可草
草皆必先經畫營度停當然後可議創建故越三
日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位者定其前後左右
之位序也又越五日位成蓋宅雖未就而規模大
槩已略備矣又越日周公朝至于洛蓋國家大事

須上相親臨審視達觀于新邑營無他辭者周召
同心召公之卜卽周公之卜召公之營卽周公之
營也旣承王命來視其營卽代王行郊社之禮蓋
古人作大事始必告始成必告成此告始事也旣
乃揣用材物幾何工力幾何餼廩幾何程限幾何
一一裁定載之役書又越七日乃用是書親命庶
殷侯甸男邦伯共供其事惟時殷庶旣親承命卽
欣然子來以丕作庶殷若此四方之大和會又可
知已周召之共營洛事蓋如此

召公先周公相宅經營周公後召公達觀新邑營

是國體

越若來者敬其其事而來也此越字卽對越之越字越若口氣似欽若惕若顛若之謂訓古語辭非也謂迤邐而來尤非也敢訂正以質高明

洛在必營而復卜者卜其基址位向之何如耳

詩云經之營之庶民攻之殷庶其民也故以攻位之役役之周公復命侯甸男邦伯者後來工役繁大比初時經始其大略不同固不可獨勞殷庶也通前後左右無不周覽曰達觀

此時郊社亦其經營大址耳牛羊豕多寡之數則

禮物之一定者也

照洛誥錯簡在康誥者曰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則此時百工庶民亦俱畢來矣此獨云庶殷丕作者見讐民之効力而友民之不必言耳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初時庶邦冢君奉幣而來召公命藏之於外此將爲書托周公仰致天子卽行見天子禮于新邑營故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云云通是召公語旅王若公以下時解俱失經旨敢妄訂以正高明說具後

旅王旅字卽禮記旅幣無方旅字陳列也旅王若公云者仰陳于王若對公言者然也乃御事非指成王卽殷之御事也召公說所陳于王之旨在大旨誥告庶殷及自乃殷之御事耳何者殷庶向染於汗惡今在新邑密邇王室宜誥告以啓其自新乃其素所信從者御事也其御事亦向習於怙侈不知自節無以爲化導之地須是王先自立其極使御事之革心斯誥告庶殷爲不難耳觀下文王先

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疾敬德則自乃御事之旨瞭然矣時解將御事指成王說恐非經文之旨

重其事曰錫時將致已意訓祝其君故曰錫

越及也由誥告庶殷推及到君身上故用此越字越自乃自字卽知風之自自字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古大臣愛君之深故劈頭就發嗟嘆將改命一事說起而深致望其無疆之恤又重嗟嘆而深致祝

其加敬焉下文誠小民永天命總含蓄在敬之一字內此數句是一篇之大旨此敬字是一篇之要領

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原是一句厥元子茲大國天之休命也天能命人亦能改命于人可畏哉惟王受命是大休美然大可憂恤者即寓於斯全在一敬可以保持得曷其奈何四字宜細嚼無疆即莫大之意

更其有他弗敬可也曷其而弗敬出於無奈弗敬可也奈何而弗敬語意是如此然四字又一氣下

相連不斷最難體貼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一往不反曰遐終茲服者若此其行事也厥命厥終是自終其命照上遐終看

瘝在之瘝即康誥所稱瘝厥君之人也夫知保抱攜持云者民之爲夫者四顧無生理可圖惟各相率逃亡以求生而已

此承上改命來殷先哲王功德在民其在天之靈
豈不思庇其孫子惟是後王後民力行無度自終
厥命智者藏厥者在夫無可恃惟保抱攜持厥婦
子以哀籲天祖厥亡而又見執暴虐至此極矣天
雖顧念其先哲而亦重哀于無辜故改命以眷用
懋之人耳由此看來天命真無常祖宗不足恃王
其疾敬德焉可也上曷其奈何弗敬是做戒之辭
此其疾敬德是直勉之之辭較上又加緊嚴
上單言敬此言敬德者德即天所命我之生理也
此理在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必着緊精神汲汲用

功斯厥德常存可為誠民永命之根本耳不然而
悠悠玩怠將誰恃哉此敬德二字是一篇綱領而
敬之喫緊工夫又在一疾字

天亦亦字有味言天雖不忘殷之世德而亦重哀
憐此無辜之民也其眷命其字極直致正應上亦
字

方殷之未亡即今日之休也而厥命遐終於滅德
之紂雖多哲王在天不能為其子孫之庇若是乎
天命之靡常也然則無疆之恤即在方休之日王
不疾敬德可保天命之不終乎語意極緊切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既言商事又併夏商言之見自古及今皆如是其命不可常也後世子孫憑藉祖宗不得要是面稽天若而後可耳

夏殷皆天所迪一從子保一格保通是面稽天若然一遭子孫不肖卽改命他人矣二今時既墜厥命句極感慨動人

面稽天若二語極有深意此面字卽當面對面面字言夏殷先哲王承天之迪承天之保皆常面稽

考於天親承而敬順其事若永永無改者今時既墜厥命矣皇天上帝改元子茲大國之命蓋如此王不疾敬德則夏殷之墜命可監已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此緊承上說要成王疾敬其德求所以面稽于天然時方在冲須得老成人開導方可故緊下則無遺壽者句稽德稽謀二稽字正照上面稽二稽字則無遺則字是斷然之詞

古人先得我心之同故稱我古人之德老成練達

的人閱歷既久諳識已深凡我古人之德彼能一
一稽考之以見諸行且其造詣精到智慮上通凡
所稽謀能一一悉與天合所謂面稽天若非斯人
不可也曰其矧曰其字宜細體

古人之德以敬得之稽我古人之德疾敬德者資
焉然必到稽謀自天處乃爲稽德之極所以又推
說到此且應上面稽天若語其文章特妙

要疾敬德全在稽古人之德稽謀自天然非壽者
不能輔翼之以至此也此節是一篇契緊處要識
得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
敢後用顧畏于民君

有王雖小二句是言其所繫之重其不能二句是
期望之辭王不敢後二句是責成之辭

元子哉照前改厥元子句便含有可畏意民心和
一曰誠今休照前無疆惟休說民之君險常伏於
休美之中恃其休而不却顧以畏之厥命其立墜
矣此所以爲險也重看顧畏二字

休字含有恤字意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則一不
誠而今卽不休矣此其字與下其自時二其字俱

直責之之辭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
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休

洛邑本爲宅中圖大而建故召公於此新邑之成
冀幸其來曰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言繼天出治正
在此時此邑也君前名且云云見已與周公同心
王必於是時配皇天茲祀于土必於是時宅中又
民可也何者王雖受命而未親其事未成也於是
時服是事乃爲有成命以之治民而民誠今斯可

享其休美耳此今休二字正照前今休二字

紹上帝二句重自服句其自時配皇天云云亦歸
重中又句

其自時二時字指今日言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周遷殷民于洛與洛之舊民襍居善惡之習不同
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然非先服其御事
勢必不能何者殷之御事素以貴得民以族得民
殷庶之所視而從也乃其當殷之末相習爲怙侈
蕩陵有未易以卒服焉者故必介紹于周之御事

以節其性然後可服之以歸于善此性字卽樂記
性之欲也性字此節字卽樂記好惡無節于內節
字性本有節只緣習染所壞是以流而忘反今朝
夕與正人居事有所觀意有所制如水得坊好惡
之性自然有節而不敢肆蓋與日而俱邁矣故曰
節性惟日其邁邁往也卽詩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之意服得殷御事殷庶自然與洛之舊民和一而
共處矣此轉移殷俗之妙機然其本則在君之疾
敬德也故下文緊出王敬作所句召公開首說誥
告殷庶越自乃御事端在於此此是喫緊大關目

宜細玩

上云自服于土中云自時中又此云先服殷御事
蓋圖又有要而服衆有機握其機要而治不難矣
然大要又在於君德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王敬作所一語未有工夫語氣與俗諺凡人誠信
作本一般人無本信作本所以不可不立信王無
所敬作所以不可不敬德註添入能以二字解
者便說王當以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爲一正一反
語似戾本文之旨敢問高明

所卽所其無逸之所作所卽易所謂居而安記所謂藏身之固也不可不敬德申發疾敬德之意是先服御事之本召公首云自乃御事端在此二句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此緊承不可不敬德說而起下嗣若功之意監字是監戒之監觀下文可見

我不敢知凡四見下兩承惟不敬厥德云云召公

意若曰其歷年其不延我通不曉得只曉得不敬德則墜厥命耳語意極直截而痛慄

前但說今時旣墜厥命此申其所以墜厥命之故二早字特緊嚴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文武受命故今王曰嗣受命人皆謂周命一新有萬年之永召公謂今所受之命卽此二國所受之命可有歷年亦可不其延者惟嗣厥有功者則可歷年之永耳况王乃在服之初乎此與上文極相關應

敬德者必歷年是有功之當嗣者此嗣字正應上嗣字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呂氏曰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是以哲命爲一真西山曰凡人之生子其明哲其壽考皆定於初講學則明愛身則壽是以哲命爲二兩說皆通但就上文疾敬德有歷年看來自全其明哲乃爲延命之道則此二字似分而實串下者觀下文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可見須善體會重看

自貽二字

今天其其字極活就三疊說到知今我初服句若曰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不可知我但知今我初服則當疾敬德嗣若功自貽其哲命耳此承上初服句發此一段議論而又起下祈天永命之說語意極串絡而關照

陳新安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愚可作哲習於惡則靡哲不愚哲則爲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哲命之說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肆惟王句緊貼宅新邑說王其德之用句則期之
之辭緊照上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看
王其德之用其字極嚴緊天不可祈曰祈者一於
用德耳用德則民誠而天命歸之矣重看德之用
三字曰其德之用見此德之外皆非其所用也下
文乃明言之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彛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
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當時洛邑之民淫用非彛者多矣恐王先刑而後
德故緊戒說王勿以小民此故亦敢殄戮用乂民

惟順導則有功殄戮用乂強也非順也治之必無
功勿可用也惟是位在德元小民自然刑用於天
下土亦有顯於天下耳此是一反一正語

殄戮用乂用字照土德之用用字看刑用用字照
上淫川用字看要分曉

亦敢二字宜玩民用匪彛固民之罪而亦以忿疾
刑之可乎而况於敢用乎

有功照前嗣有功看可見嗣有功者只在敬德以
誠民耳

元字作首字解謂王不以位首天下以德首天下

云耳自愚庸見此元字卽宜作元善元字看易曰
元者善之長也王今初服其本此德之元悅安強
教而覆冒之是所謂德之用耳小民在王德元中
與在殄戮中大別其感動興起當甚於刑之所加
故曰乃惟刑用于天下未知是否敢正高明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
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恤字卽無疆惟恤恤字宅新圖治今日君臣皆
有是心皆當勤勞以致其恤豈不曰我受天命必
大若有夏歷年乎又式弗替有殷歷年乎兼而有

之其所欲也然左右其民實惟我王故欲王實盡
其所以誠民之事以茲小民受天永命焉耳重看
一以字

究竟此以字惟德之用以誠小民耳不在刑罰之
用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
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復拜手稽首致辭是總括一篇意實欲其君之所
天永命也重看一能字始云改命終云永命是一

篇大文字

如命侯甸庶殷卽王之威命如宅洛圖治卽王之明德保受者保之而無失受之而無拒也此是臣分之所得爲臣職之所能勉者故召公曰敢以云云以致自任之意若終有成命顯于天下則君之能事而非臣之所能與者故曰我非敢勤但恭奉此幣用恭王能祈天永命耳祈天永命全在敬德以誠民召公謂自服土中則王之時自貽哲命則王之事則敬德誠民實爲祈天永命之事此則惟王之能有不可自諉焉者故深致其責成之意耳

宜細體敢以非敢及下一能字

敢以殷民周民保受威德此召公自任之語實未然之事全在王終有成命顯名無窮此威明明德之實乃可爲已保受之地耳故前曰敢以後曰非敢其語自相照應然欲終有成命顯名無窮又全在王疾敬德誠小民實能爲祈天永命之事此召公終致其倦倦云也奉幣用恭蓋借告成助祭以爲詞且收前取幣入錫旅王之意爾

總論

通篇要看諸敬字德字蓋敬德誠民祈天永命是

此篇大骨子故或只舉敬德而寓誠民或只舉誠民而寓敬德或只舉敬德誠民而祈天永命在其中或只舉祈天永命而敬德誠民在其中血脉貫穿如珠最可玩味然其大根源處却從稽謀自天之學來非此則疾敬德亦無從下手矣載觀卷阿之詩約其伴與優游之情歸到俾爾彌爾性只說得箇有孝有德有馮有翼此篇從無疆惟休勉其疾敬德祈天永命只說得箇則不遺壽考世未有外孝德壽考之馮翼而可以成德盡性者召公之學亦淵乎深哉世稱周召不虛矣

洛誥

此篇倫次不明多有遺錯然就中細玩有周公相洛遣使告圖卜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後而自歸之辭有周公爲留洛而相勉叙述之辭有追叙成王命周公留後冊誥之辭學者須細理會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營洛自周始曰初基洛在鎬京東故曰東國洛洛

居天下中故說四方民大和會言民心悅而子來也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卽播此四方之民和見士于周士字照詩勿士行枚作事字解周公咸勤者以召誥考之已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所謂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則其咸勤之事也甲子書命卽洪大誥治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之相洛成王命之也故稱復子者親之之辭明辟者尊而期之之辭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嚮明而治今初基洛宅中圖大將在於此故下云其基作民明辟後云亂爲四方新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如弗敢及云者周公表王倚望臣下之辭註中退托二字甚好時說竟謂王幼冲不及知此事則是年公卽望其自服土中矣豈於此猶不及知耶此須體得分曉

作洛將自時中又上承天眷故於始造謂之基命於有成謂之定命卽所謂天休也其基作民明辟

重言... 卷之九
正承此基字說期王爲基命之事到承叙萬年其
永觀朕子懷德則定命之事也此基命定命四字
下得妙

其基作民明辟一句是一篇提綱語按多士篇云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
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則知此洛專爲中乂此民
而作也舉殷禮記功宗以在周工往新邑成明作
惇大之治識百辟之享教汝棐民彛總爲斯民盡
中乂之事耳故下云和桓四方民居師云誕保文
武受民亂爲四輔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云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云篤
前人成烈答其師云惠篤叙乃承叙萬年其永觀
朕子懷德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重重
回照總照此其基作民明辟一語耳學者知得此
綱領則洛誥不難讀矣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
圖及獻卜

卜卽召公之卜也周召同心故稱我卜殷民以河
朔黎水爲便故順民心卜之卜而不吉乃卜澗瀍

重言書經卷之九
之中以爲王城又卜灑水東爲下都以處殷民兩
惟洛食見天意之在洛也圖卽王城下都之圖卜
兆有辭故稱佯來以圖及獻卜

此以上是周公遣佯復命之辭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上天美意曰休營洛實惟天啓公往相稽卜與鎬
京竝峙於天下天相休美實爲匹偶此皆周公敬
天休命之所致也故歸美云云休恒吉言休而且

恒卜兆之示吉如此也成王說此箇卜兆非我一
人所可漫承須我與公二人於今之時爲今之事
庶可仰受此休耳然我實幼冲全賴公之輔迪公
其朝夕左右我使克億萬年敬天之休則今日所
深注望者故又拜手稽首致謝其基命定命作民
明辟之誨言也愚謂共貞貞字宜如此看註作當
字解似欠明公其以予句亦是深注望之詞規模
宏遠云云恐似未得本旨敢問高明

按此貞字卽君子貞而不諒貞字當是時爲是事
仰承天眷是之謂貞一部易書統說得一箇貞字

皆因是時而盡所當爲之謂也天眷之休恒在人
事之迓受故下此一貞字耳訓貞爲當吾誠不敢
謂是也呂氏曰以予者使之之辭倚之者甚重而
望之者甚長也極有理

四休字一樣首以敬天之休歸公而美其成茲匹
休之都終以敬天之休望公而藉其承此休恒之
吉語意極串絡有倩

此以上是成王答周公復命之辭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以召誥考之此下是周公歸自洛而告王之辭首

舉祀典言者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宜告成事雨暘
時若大役以成宜報神賜自今以往永奠中土宜
祈鴻休此祀之正意也不重在格君萃渙上

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便見其具載於祀典矣咸
秩無文蓋謂祀時咸從秩序務致無文之敬云爾
解者乃謂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嗟乎祀
典所不載者是謂淫祀淫祀無福而可以槩舉之
乎且安從而秩序之也周公告君斷不如是此於
國典所繫不小特辯正以質高明

詩曰有秩斯祜未聞無秩而可祀也卽雲漢憂旱

之詩靡神不舉亦舉載在祀典之神耳非舉及祀典之所不載者也且祀典所不載者何神也而可祀之乎

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齊有遴選意觀下文以在周工自見得伴從王于周者適洛必自于周也自時中又如下文所云等事甚多周公但曰庶有事不言所事蓋俟王自教詔耳

成王幼冲周公恐往新邑小人得參其間故特加慎重而整齊雖在周工必無匪人然聖人慎重之

意自如此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

自此至弗其絕通是記叙功祀寓激勵臣工之意蓋新邑之治所資者臣旌于既往所以勸于將來也喫緊在教工二字上

即就也即命是命典禮之官惟命是命功宗之人功宗非指作洛者是平時輔王室之功也平時輔佐之功何為於此記叙凡營造宗廟為先宗廟祀

重訂書經解題卷之九
先王必有配享諸臣應卽叙錄况新都鼎建又藉此羣功之篤弼乎又將勸庶工之戮力乎觀汝受命篤弼及悉自教工句自見得

記錄功臣以勲勞之最大者爲首故曰功宗配享功臣亦卽以勲勞之最大者爲首故曰以功作元祀元祀卽功宗也其餘自以次序別

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可推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推旣發命以報功復申命以勸功此是朝廷激勵之大典漢定功臣十八人位次唐叙雲臺二十八人亦其遺意歟

曰功宗曰元祀載之典籍曰功載將此功載大示朝堂之上使人人得耳而目之百工自知嚮慕自知激勸其教自我一人之叙功出而教之之悉則莫有過於此矣故曰乃汝其悉自教工此只懸空說見所叙功次有關風教之大而不可朋比之意全在於下註中公私二字蓋竊下意言之耳時解卽入教工內太早敢問高明

孺子其朋節

此節註甚明重看上孺子其朋句下不過究言其害耳

甚哉朝廷之意嚮不可以或偏也偏私始於一念耳彼謂以朝廷之尊私此一人亦何不可而不知人窺其意向則凡巧逢而善中之者何所不至而後遂莫可收拾矣語曰涓涓不絕遂成江河若火
啖啖之喻極好

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凡國家有常所持循之彛有臨時聽斷之事此二者周公常身行之成王初政公欲其如予若彛則舉動可以無愆如予撫事則聽斷可以無失然恐

或任用非人無田成治故又說惟以在周工往新邑焉在周工卽公所齊擇者使各識上意嚮卽就有僚則若彛撫事必如周公之所爲以此勵精率事是爲明作可有日新之功以此惠養包荒是爲惇大可成寬裕之亦譽可有永於天下而治道舉矣重看如予二字

君子如周公之心則羣臣共思奮效而况所任卽其故臣乎明作如易之馮河惇大如易之包荒人情安肆則日偷須教明作若馮河者然則濟深越險將致力焉而可以奮起一代之治功然惟事精

重訂書經問卷之九
明則嫌於太迫須惇大若包荒者然則含容溫養
無不至焉而可以養成一代之美俗此二者相須
而不悖乃所以成泰也易意是如此書二句意亦
如此周公兩發以示開泰之君臣意亦深哉
明目張膽去做事曰明作務爲含容以養物曰惇
大有功易見成裕不易見若史所云養成商家一
代之人心風俗則成裕之說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公所以告王者言有盡意無窮然言亦有不吝
自己者曰汝惟冲子惟終惟冲子三字宜味凡事

到有終處方成其始冲子識見未定持守未力或
難乎有終也故公於勉其始政之日卽致惟終之
儆愚謂此句宜如此看則所以終文武之業者其
意自寓其中若只說終文武之業則惟冲子三字
無着落矣敢正高明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
侮

新邑旣成諸侯將來朝會故教以敬識百辟享亦
識其不享享在儀及物不專在物上儀不及物卽

玄黃篚筐之具陳何爲哉諸侯不役志于享凡民化之而皆不享惟事其爽侮有不可勝言者所以要在敬識敬則心清欲寡重儀不重物所以能識享之誠僞重看一敬字

夫四方萬里之遠所以輻輳歸命於天子者惟此心之誠也幣物之享特表厥誠耳此誠不存而但事於幣帛是貨之也四方聞朝廷所重在貨幣敬共之心索然矣一遇有事直掉臂而去耳夫如此則四海歸心如彼則四方解體享不享所繫蓋如此所以特先敬識敬識者識其幾而躬自省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彛汝乃是不震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看不暇二字見周公無日不勤得文武之心法棗民彛其事也篤叙乃正父云云正教棗民彛亦若是其不暇耳敬哉二字是篤叙根本予其明農不重歸老重在責付成王上裕之一字是帝王教養之善道凡置民常產復民恒心未有不以裕得之者篤叙正所以裕民耳無遠用戾卽不廢乃命之意

有恒產有恒心全在上人之輔導故曰棐民彞然
非心思之深厚政教之有倫其曷以輔之故又曰
篤叙然曰棐曰篤叙總在利導吾民使歸於自得
之地故曰裕我民

聽朕教汝棐民彞正是頒朕不暇事

本篤厚而秩叙之是棐民彞之至要

體武王篤叙以棐民彞莫若周公故公欲王篤叙
乃正父罔不若予

此以上是周公在鎬勸成王往洛中又自欲歸老
事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穆迂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罔祀

此下四節皆成王在鎬留公語而三節尤屬一氣
公望王稱殷禮記功宗若彞撫事明作惇大敬識
百辟之享棐民彞而身將告老以委重責於王王
故慰留公之明保而錯舉其事以重望於公不使
退去其意旨極懇款而其語氣極直截當細體得
之

以予小子以字直貫到咸秩無文止又提惟公歸到予冲子是一串語

揚文武烈三句語一直下歸重和恒四方句似答若彛撫事及棐民彛語非不愧不惟之說記功元祀與肇稱殷禮通是祀典故竝舉成文以答公觀惇宗稱秩句自見時將上二句爲記功元祀下句爲肇稱殷禮恐不其然惟公德明光云云見臣工胥此以仰承百辟由此以誠享明作惇大之治由公之不暇成之予故得夙夜慎承匕鬯之責公今正當體文武之心勤勞以左右我決不可稱明農

以求去也觀揚文武烈及不迷文武勤教語自見得註大未得本旨敢妄訂以質高明

王若曰公今求去哉予冲子實賴公明保公尚盡啓沃之誠竭輔佐之力稱舉丕顯之德左右予小子揚文武之烈宅中圖大奉答天命之休和恒四方之民使皆各得其所可也且記宗功以行莫大之禮肇稱殷祀與元祀竝舉咸從秩叙而無文此皆予所望於公之左右者也此皆公今日明保予小子之不可辭者也何者惟公之德明光于上下無所不格勤施于四方無所不届故上下四方皆

東晉書經義疏卷之九
十一
感動興起穆穆然共迓治平之休凡文武當日所
不違者公益章而明之不迷其教誨之勤此臣工
所仰承百辟所歸向而明作惇大之治所克成予
冲子得夙夜毖祀無負文武付畀之重托全在於
此天下事方重倚公而公可言去哉公雖不爲予
小子留當爲文武在天之靈留矣愚謂此三節大
意宜如此體未知是否敢正明者
公稱丕顯德二節通是冀望其輔佐之辭惟公德
以下則實稱其德俾必明保予冲子副文武付畀
之重托也

揚文武烈所以奉答天命租恒四方民居師也下
二句一直下總承揚文武烈一句
和恒者和而且恒也卽裕我民之意居師師字言
和恒四方之民居此洛師也訓宅其衆則與四方
之民語重複矣

惇宗一節本上文以予小子以字來纔分曉

公德光顯于天下由明出公德博施于四方由勤
出旁作句本明光勤施來周公不暇之教卽文武
之勤教也遵而無失日不迷不迷文武之勤教羣
工諸侯其就能外之予小子夙夜毖祀正倚重公

德所以能祇承主鬯之重任耳夫何爲哉云云似說得荒遠了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斐迪二字雖平然意則一串下重看一篤字罔不若時言已所倚賴甚重公當常如是未可言去也自暨及上下四方言曰公德自輔導一人言曰公功究竟其所暨及正其所輔導處功與德蓋互舉言之耳

此以上是王在鎬時留公相已事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此成王在洛命公留後之語觀其退卽辟于周句可見

卽辟辟字是君字觀下我惟無斃其康事則王固自任君事矣

成王賴周公之斐迪豈忍使公留洛一日不親其訓教哉惟是新邑初成殷民未妥必得公鎮重茲地庶羣工共効其力可以服民情壯畿輔永文武之受命耳觀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命亂爲四輔等語則其意可見矣

再按洛都之營周召本意勸成王自時中乂耳成

王固退不欲居其情也周召何以遽從之而周公且爲留後也洛邑雖在天下之中然鎬京實根本所在亦自有不可捨者周召雖勸王宅新邑而回想成王卽辟于周之言亦大有理則二公必更權度其重輕故周公許爲留後計耳不然二公輔君必責其難不苟從也豈其徇君之情一至此乎經文雖不著然就其時事考之當必如此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迪亂是方開其治故下文迪將其後未定宗禮亦未克救公功亦初開治而未暇耳王返鎬京之亟

故云然此三句總爲下節發端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緊承迪亂說前時雖開治而未竟開大其後全在此時故云迪將其後士師工卽在周工監觀之使其効力以治民也文武受民卽殷民文武受天命受茲殷民全在調停而安集故下誕保二字輔以輔王畿有畿必有輔亂四輔云者言有此洛邑鎬京若四塞以爲固耳

監我士師工卽伴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之意公前以此勉王今王不果留故以此屬公耳

誕保文武受民句極重洛邑之作專爲甚安其民
故下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云自時中又萬邦咸
休云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云惠篤叙云王伾殷乃
承叙萬年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前云和恒四
方民居師此是通篇大節目處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
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定處宜細詳周公承命留後所不敢辭然恐已
離左右君無所倚故又有不欲留之意王於是定
止之自任說我無斃其康事公始敢任留後耳此

等處宜細玩

見公如臨師保曰肅然如承父母曰祇歡

公無困哉宜以經文爲止不宜改作我字且此
恐不如是解易困之九二曰困于酒食朱紱方
言人臣受君之祿爵承君之委托故重以爲困
原公不欲留洛之意是不忍離其君之左右耳
以爲困也而王却認公以留後之命爲困故稱
公功宜鎮洛邑不得以困爲辭觀下文公弗替
句自見得不然忠誠若公豈故求去以困君亮
若成王豈嫌公求去困我而出此語哉儒者說

須先體會古人之心乃可下筆若求去困我之上
恐非當日之語吻也敢訂正以質高明
公勿替士師工之儀刑則士師工將以公之誕
保民於無窮四方亦享其德於無窮矣故曰四
其世享

公留洛代王儀刑臣工便是王之儀刑處故王
公弗替刑公曰考朕昭予刑二刑字正相應
此以上是成王在洛命公留後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公許留洛故拜手稽首承命文王受民於始武王
成功於終故以承保光越分言之弘朕恭者盡已
之恭也盡已之恭以承王命便有啓王自致其恭
意故下文云作周恭先二恭字通以敬共其事看
註大其責難之義恐非本旨敢問高明

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
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因成王不果居洛故止云相宅耳國家典章先民
賢哲皆所藉以爲治者大悖茲文獻則治在是矣
故承說亂爲四方新辟恭卽敬共之謂思立四方

之極而大惇先王之典章大惇獻民之世守其恭如何然自今日治洛始也世世子孫胥此效法故曰作周恭先然猶祝其常臨於洛大朝會以出政令故又曰其自時中又云云宅中圖治萬邦自底休美卽是績之有成處三句一氣直說下

王望公亂爲四輔公望王亂爲四方新辟且照其基作民明辟此語相回顧處

公意雖許王留洛然望王時臨洛以出治則其意猶惓惓細玩本文自見得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王望周公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勿替其刑故公承上說王作恭先予且則以此多子及御事篤前人之烈以答其師答其師卽對于天下之意全是以此心聯屬其民不失其仰望之意如讐如友悉與孚焉而無二凡後人欲以信得民者胥由我以倡始也故曰作周孚先此句正與作周恭先相照言王則敬共其事且則敬孚其民不敢自負其所期許也故繫承說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蓋昭子之刑欲刑此下民也而視民如傷則莫有

過於文祖者且答其師蓋不過考此單此而已矣
此所謂篤前烈以答其師之實也重看答其師三
字正應王誕保文武受民語併照前奉答天命和
恒四方民居師語此是通篇血脉處愚謂此節意
如此時說乃提篤前烈句爲首答其師以下作四
平看大謬本旨敢訂正以質高明

前烈卽怙冒脩和永清大定之烈總是前人所以
治其民者故承說答其師云云孚是答師之本而
莫有過於文王者考刑單德回照誕保勿替說
易曰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豚魚極冥頑無知

尚可信及而况于人乎當時殷民尚未馴服故公
獨以孚言耳時說作期許之信解似未得旨敢正
高明

此以上是周公許留洛與王相期許之事

佯來恣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
休寧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此書本叙事而實出周公口吻觀寧予二字可見
王留公治洛爲殷民計也王歸不忘殷民卽念公
之治洛故遣使恣殷卽命以寧公秬鬯二卣本祀
神之禮故命使致辭曰此明禋之酒也王特拜手

稽首休享於公耳其敬禮特隆故公不敢享禋于
文王武王焉王之敬享公之敬承兩得之矣
進爵于前而不飲曰宿宿者止也所謂酒清人渴
而不飲是也

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祝辭也祝君德曰惠順文武之道篤而不忘叙
而不紊祝君身曰身其康疆無有違自疾且祝聖
子神孫萬年皆厭于乃德至遷洛殷民亦躋仁壽
之域而引乃壽考祝頌之中寓規諷之意此謂善
頌善禱

佂因毖殷而來故祝辭始于篤叙終于殷民其語
意特妙

王佂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叙卽毖殷教條次第也承教在殷民出教在君身
故周公因毖殷之使敬復其命曰王今之毖殷也
豈直言教哉必使殷民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
而懷其德則所謂惠篤叙者其實見諸行事矣此
須重看一佂字一氣直說下殷字叙字萬年字德
字具埋伏上祝辭中此抽出言之其文章極妙
叙卽德之所叙承叙有所觀刑卽有所懷慕總一

德教焉耳矣不然而其德無可觀法無可繫念承
叙云乎哉

此以上是成王勞公留洛而公敬復之之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
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
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照下文王在新邑時適十有二月當行歲祭故特
舉烝焉凡君命臣之大典必行于廟示重也王命
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蓋重其事耳祭統曰

祭之日一獻君降立阼階之南南面所命者北面
史由君右執策命之蓋卽此禮也舜受終于文祖
成王命周公于新邑烝其事同其禮同

王命作冊逸祝冊是祀神之冊王命周公後作冊
逸誥是誥周公之冊

此篇書專爲誕保殷民一事故提此句作結語回
照其基作民新辟併誕保文武受命民等語

惟七年者惟成王蒞政之七年也非周公治洛總
計有七年之多也先儒曾有辯

命公留洛本成王七年十二月戊辰日事乃戊辰

記于烝祭之始十有二月記于逸誥之時惟七年
記于誕保受命之後是史家錯綜之文法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多士不專商臣商之孫子其麗不億皆士也故云
商王士商民之頑梗大抵皆視其臣爲之召誥云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又云王先服殷御事酒誥
云汝劼毖殷獻臣皆謂商王士之難卒服而先毖
服之也商民遷于洛從舊臣所治我邑旣成正發
政出令之始故周公承毖殷之命於多士尤惓惓

焉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佑命將天明威致王訓勅殷命終于帝

周克殷遷其民于洛其多士猶未釋然於周不知
此固天命而非有所私也故先以革命之公開喻
之

弗弔降喪雖天不垂憫然實商王受之自絕也王
罰卽天威王者奉行天罰故兩言之耳我有周佑
命將天明威致王者之罰勅正殷命終上帝之事
初何心哉一天命之公耳二節總是申發此意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弼我我其敢求位

有意射取曰弋我周勅殷命則受殷命矣而非敢
爲弋取也惟天不畀殷信乎不固其亂佑我周以
開泰故承天命以居其位耳我其敢求位哉重看
敢弋敢求二敢字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上特槩言不畀耳然不畀之實未著也故特出惟
我下民秉爲句秉爲者秉執以爲常也本秉彛來
惟今下民秉執商紂以爲讐則天之不畀在是矣

惟民明威卽是天明畏豈不久可畏哉惟天不畀
允罔固亂弼我于斯審矣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勅殷命終于帝於斯決矣此正反覆天人以開多
士之錮蔽處

上言天言命幾于無徵故以民心徵之民所秉執
處卽是天殷失民心而失天其亡也孰能與之周
得民心而得天其興也孰能違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
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多士未釋然于周胡不以夏商之事觀焉故從湯
革夏命說到殷周之際

此亦承上說上帝降衷下民畀以各足之理順理
則心日逸亶亶不能自己皆上帝之所引也帝實
引之桀實避之不適于逸然上帝不遽絕之也但
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桀不知儆反大肆淫泆而有
矯誣之辭帝於時其復顧之哉廢厥元命降致其
罰蓋亦天理之自然耳致罰必命其人故承說命
湯革夏與首節致王罰云云相照應

引逸二字極妙義理自然之逸人孰無之而皆天
之所引也舍其逸而不適乃趨于淫逸之逸以至
于亡哀哉人能常思引逸二字則終身受用不盡
矣

降格嚮全是望其改過大淫泆反益肆其罪過

湯革夏下着俊民句四方向見四方初出塗炭須
得賢臣經畫區處使各適所願欲用慰上帝所以
革命之意耳然所用必俊民如冥頑不率之徒必
不及矣似含下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意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
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顧謨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
肅是成湯之明德恤祀處以後數君皆能承其家
法明德恤祀夫孰非天意哉故承說亦惟天丕建
保又有殷然天意固是如斯殷王亦罔敢失帝之
意罔不配天其澤則其所善承當益來天之眷矣
亦罔敢句正照亦惟句說亦罔敢罔不通在數君
心上說

明德恤祀雖並舉然恤祀實明德中一事也故下
但云不明厥德

丕建保又相承看總之則昌大其基業而申重其
眷命也罔敢失帝不敢失其丕建保又之美意耳
註訓不敢失帝之則說不着罔不配天其澤繫承
罔敢失帝來言求賢輔治以膏澤其萬民配天之
廣大也與湯之俊民甸四方意同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
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
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
有辭于罰

天道昭然示人商紂且大不明而况於先王勤家
其肯聽念之乎大肆淫泆罔顧天顯民祇上帝寧

其保之降茲大喪宜矣何者惟天不畀昏德之人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况紂之淫泆不
明厥德乎然則紂之亡猶桀也則今周之興猶湯
也爾多士何不釋然于周哉

罔顯于天罔顧于天顯民祇照罔不明德恤祀亦
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看若是而天肯佑之乎
不保不畀宜矣不保不畀照不建保又看

敬天者必能法祖罔顯于天安知祖宗起家之勞
乎細看一勤字

先王勤家無他明德恤祀而已聽念二字重看聽

而弗念猶無聽也况未必聽乎

誕淫厥泆照前大淫泆看淫厥泆云者過於淫泆
之事也

民明威與天顯同故曰民祇

惟明德之君能配天其澤不明者有之乎而下民
其肯與之乎惟天不畀總由下民之秉爲也此與

前語正相照

王罰必聲罪致討故云罔非有辭于罰奉辭致罰
總是承天之命耳此照前致王罰語

易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是有辭于罰之說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
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丕靈承帝事宜虛說惟周善承帝事故天有命曰
割殷乃告勅于帝耳此申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之意惟我事不貳適正丕
靈承帝事處惟爾王家我適所謂上帝既命侯于
周服也

我無貳適一意以承天而已爾惟我適而尚復有
他意焉是貳于天也貳天者其誰與之此示以斷
然不可動之意

抑愚於惟我事二句猶有說焉以服事殷歷世無
異心焉惟我事不貳適也自絕于天上帝改命侯
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也此二句是申前非我小
國敢弋殷命我其敢求位之意高明以爲然否
此篇書反覆多端總只兩意一則述天命興亡之
故以釋殷多士讐恨之情一則示遷洛邑之利以
消殷多士怨望之意正於此處分截乃惟爾王家
我適我不爾動自乃邑意實相承如珠貫而不斷
是爲千古史家名筆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

卜殷大戾肆不正

此二節總言遷洛之由而意重在下若謂爾洪無
度起我遷徙之意然我念天卽大戾于殷自當遷
徙以寧爾耳蓋通篇示其所以遷洛者大抵或裁
之以義或感之以恩然感之以恩尤重也要識得
惟爾王家我適宜相安於商邑矣顧三監倡亂大
爲非法則我之震動遷徙於洛者非我之生變也
變自爾邑也然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兇惡雖殄
邪慝未消似不可不遷以爲寧爾之計耳重看亦
念二字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惟時緊頂亦念來弔伐後卽遷徙似奉德不康寧
然時惟天命無可違者爾無我怨也朕不敢有後
正說承天命急爲遷徙耳未可便說後有他罰何
者當時商民之讐怨大抵半在革命半在遷洛茲
誥惟以釋其怨乃卽出有罰之言以益其怒乎然
則後云致天之罰于爾躬何也出言自有次第先
如是其慰藉以啓其遜又如是其丁寧以啓其敬
而尚有不然則云致罰以示其威斯讐民無以復

我耳若初一出言卽云他罰恐無此理且本文但云不敢有後不云不敢無罰其旨自明不庸多辨也敢正高明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惟爾知節再提革命之公以申前意然不甚重但爲夏迪簡云云發端耳

凡大事必載之典冊提出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見前此革命事爾家所已爲爾輩所共知無

復可言者揣爾今所不平意謂我殷革夏之命猶迪簡其人或在王庭或服百僚而今獨不然耳故以惟聽用德一語折之惟聽用德卽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之意爾有德我何敢不用爾無德我何敢用此語最折得商士倒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云云承說爾惟無德可用故遷之洛邑亦率循爾商故事致其矜恤豈予一人之罪哉時惟天命耳上云時惟天命見遷洛所以正爾非我一人敢爲爾動此云時惟天命見遷洛所以矜爾非予一人敢爲爾蔽通篇只重一天字發揮此處尤其關鍵

通簡有服是有商之故事率肆矜爾者矜其不能
用也矜其不能用正望其改行而可用重看率字
矜字與迪簡有服正相照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
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予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四國助武庚爲叛法應皆死而不寘諸死便是大
降其命了此降字乃降神降祥降字非降等降字
明致天罰乃是降等之罰耳若上說降等下文便

說不去矣且降等爾四國民命有此文理乎敢問
明者

註不忍誅戮不忍二字解大降民命極好

商邑去周甚遠從彼遠移來曰移爾遐逝耳我宗
多遜四字聯看我周民在洛鎬之間向爲四國所
宗習善而多遜移爾遐逝之民比事臣我周宗之
多遜者則相觀相習將與多遜而同歸矣此雖致
其罰而實所以成其善也玩移爾臣我義自分明
註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我宗周有多遜之美似
大戾旨敢妄訂以質高明

比事猶言親事二字相聯讀臣我宗多遜其義必相親比故下字如此觀下文臣我多遜自分明今予惟不爾殺註襯不忍二字最佳予心惟不忍爾殺故再三申明此命必欲生全之也卽今作大邑于茲洛予惟爲攸賓四方計然亦惟爾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故營下都以安集之耳攸服然後奔走攸服奔走是臣我多遜之實事

予惟二句歸重在亦惟一句上

此二節意相聯貫上是輕其罰使臣我多遜與善而同歸下是立其業使得臣我多遜安居而如故

大降民命惟不爾殺則明已所以待爾多士之心欲竝生哉其恩爲特厚也

前告以遷洛之意是往日事此告以營洛之意是今日事

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此承朕作大邑于茲洛說總是勉其安居樂業無孤我今日營洛之至意也一氣直說到底

殷民遷洛惟以離棄其故土爲然故說爾尚有爾
土爾尚寧幹止有土可耕有幹可執有止可居何
復戀戀故土哉惟思我周所以植爾者感恩畏義
小心翼翼若是其克敬則惟天畀矜爾吉祥所集
不待言者否則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將致罰于
爾躬矣罰及爾躬與天畀矜爾如何試一思之敬
不容已矣今爾有爾土寧幹止惟時宅爾邑無然
及側也繼爾居無然動搖也則爾各有幹爾各享
有年所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自今日始也
所謂爾克敬天惟畀矜者蓋如此

尚有爾土云云對商邑故土說註仍舊有土田居
止之辭指在洛者說則非矣且尚字作庶幾解亦欠
四民各有所執之業曰幹各有所居曰止
敬字重看然要之則心懷畏威安居樂業無生怨
望而已惟時宅爾邑繼爾居則敬之實處也

末節註甚明前後言語反覆曉示總只是安爾居
而已安爾居在安爾心故周公惓惓以敬論焉不
然遷則從遷庶殷不作而何復諄諄若是哉日記
云聖賢之化貴乎表裡之交孚有一民一念之未
釋然者常人以爲緩而聖人以爲急也說得好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十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無逸

張氏曰周召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制焉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召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逸最人情所安然安於逸豫未有不戕其身隳其業者成王冲年初政周公深以爲慮故重發嗟嘆

以君子所其無逸訓焉以無逸爲處所則天理常存於中內可以養性命之源外可以培家國之脉矣此一言所關於君德治道不小

多士篇云上帝引逸此云所其無逸將無異乎口無以異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心若無寧刻矣然順理則心常泰國祚可以永享逸孰過於是彼荒於逸樂之娛者曾未幾時而亡身滅家之禍立至矣斯爲逸耶不逸耶故知上帝之引逸乃能所其無逸知所其無逸乃能享上帝之引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四民之中惟農最苦終歲勤動乃得飽暖稼穡之艱難乃逸如此哉人君身居九重之尊享有四海之奉須先知此一節艱苦情狀乃知小人之依在此稼穡我國家動有經費乃取足于斯其可以妄濫淫泆乎哉則必思所以殖其生思所以安其業使小人各得所依稱爲民父母之責雖欲一息荒怠于上不可得矣此是所其無逸的根本重看先知則知四字艱難乃逸四字一直說下文亦宜如此看傳以勤居逸以逸爲逸二語非依从个从衣無衣不成其爲人矣小人依于稼穡

重刊書經知問卷之十
國君依于小人而可兩失其所依哉知得所依分
明自然不荒于遊畋不耽于逸樂矣然必由先知
稼穡艱難起先知二字極提醒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此就小人之豢養者說見卽農家之子有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者况人主生於深宮之中習見富
貴之奉者乎此必細心延訪加意困窮始可知此
一節艱苦永植國家之根本也剔發先知二字極
分曉須細味

心甚不然其事曰否後民否同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
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
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
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舉殷三宗留心民事及生則逸不知民事者享年有永有不永示其君知所法戒重看不敢荒寧不敢侮鰥寡惟耽樂之從句細玩嚴恭寅畏舊勞于外不義惟王而下云云分明各畫出所其無逸一圖究竟只一敬字耳味三不敢字自見得時說却分箇敬字和字仁字極爲可哂敢問高明嚴恭寅畏雖分四字實則一敬耳主敬的人常以天命爲準度故其治民也惟存祇懼之心不敢毫髮怠荒安寧於其間此真所謂所其無逸者所以

君心日益清明君身日益強固保身保民國祚懸遠故享國有七十五年之久也嚴恭寅畏四句一直下重在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二句上觀註自分曉

人情莫不欲逸而莫不欲壽然壽非以逸致也惟以敬自持操存收攝日益慎焉而惟恐一毫非禮之動足以伐性而傷生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血氣循軌而不亂不期壽而壽自致蓋壽生於勤而非生於逸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與此書正相發

無逸者必寡欲寡欲必多壽欲逸者反是

中宗之無逸得於天者多高宗祖甲舊勞於外舊為小似其得於民間者不小

高宗舊勞於外爰暨小似稼穡艱難知之審矣即位不言全是恭默思道故緊承不敢荒寧句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皆本此一句來此與上節不敢荒寧句併下節不敢侮鰥寡句是通篇之大關鍵處其惟不言二句不過言其意之慎重耳註以和字解雍字即以和字串說下失旨之甚敢訂正以質高明

古無即位不言之事亮陰不言是或一道也故下乃或二字

嘉靖二字不宜分言蔚然嘉美即在凝然安靖中也此不作效看但舉其成能言之耳重在高宗身上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埋伏後文違怨詛祝意

祖甲是祖甲不是太甲說經當以經為據

舊為小似與爰暨小似不同蓋實習民間之事也

故云爰知小人之依爰知故實能保惠庶民不敢

侮鰥寡其無逸何如

以上三節通重民字看觀治民祇懼至于小大保
惠庶民句自分明三不敢字極喫緊

須看立王二字泰誓云元后作民父母洪範云天
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不作民父母難乎爲天
下王蓋不過傳立爲王者耳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習見富貴之盛而
勞苦一不及焉是之謂生則逸生則逸者不知稼
穡之艱難於小人之勞且不聞而望其能爲之計
乎故惟耽樂之從耳此從字卽孟子從流從獸從
字蓋一從而反也重看一惟字正照上三不敢

字說不敢荒寧不敢侮鰥寡則國以永享惟耽樂
之從則罔或克壽理固然也

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民心太
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蓋神氣耗散則根
本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消有一於此皆足以
致夭此語極善闡發

呂氏曰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
訓非特以戒成王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若人之
心有所操存其精神思慮日由乎天理之中其壽
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亦即其理而推之耳後世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慕神仙之術以求長年何其愚之甚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將言文王之無逸故先稱太王王季見成周之家

法原只在無逸二字上抑畏便不放逸非二層此

心抑畏與否人誰知之故下个自字克自抑畏正

是所其無逸處厥亦承上三宗來却又起文王說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

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不知稼穡艱難的必先從服上華麗起此外將何

所極文王卑服本知稼穡艱難來則凡可以安養

斯民者無所不為矣故疊下康功田功字面即者

身親就之也身親民事必非心志高抗者所能為

故又推本其微柔懿恭言之惟柔者能體人惟恭

者能下人且柔曰微柔恭曰懿恭則其所周恤民

隱者必能倍加於常情矣故視民如傷而懷保之

又於鰥寡加意而惠鮮之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

暇食惟用是懷保惠鮮以咸和萬民使無一而不
遊於雍熙太和之域也以是存心敢自縱以戕民
乎故一遊一田雖所不廢而不敢盤樂以踰其制
焉無踰制則無濫費故但以四方惟正之供此外
略無過取焉文王之所其無逸蓋如此此受命惟
中身厥享國尚有五十年之久也曰卑服曰徽柔
懿恭本太王王季克自抑畏來通三節統是一意
一氣說下時分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游佚四
事似非本旨敢問高明

服是身所服御者此尚從卑則凡宮室飲食無不
卑可知已

卽康功又卽田功原說到小人之依上

詩曰柔嘉維則又曰溫溫恭人柔到徽處恭到懿
處乃爲至德

曰懷保小民又惠鮮鰥寡則其視窮簷蔀屋之下
無異一身人之疾痛疴癢無所不知而其所撫摩
而抑搔之者無所不及矣

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正其懷保惠鮮之實
下手處故承說用咸和萬民蓋必萬民咸和而後
可稱懷保惠鮮也然懷保惠鮮亦自人視之耳文

王只視民如傷而已

不敢盤于遊田此心不敢盤樂也正照中宗高宗祖甲三箇不敢字以庶邦以字作用字解

凡供皆取之田賦重念小人之依以庶邦惟正之供此正懷保惠鮮之實處彼多取以濫費而日下惠民之詔者今之所謂良臣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觀以察氛祥逸以節勞瘁遊以省耕歛田以講武事皆有國者之所不廢但貴有節耳無節則淫而

下始不勝供億之煩矣稼穡所出幾何而能堪其求若此哉故周公既稱文王重發嘆以示訓但教以文王爲則耳語意極真切而直截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凡人好逸者病在自寬假且過今日耳今日復今日耽樂何已哉故周公重以爲戒曰卽此一日之耽樂便非所以訓民便非所以順天便是人大法其過行處此必不可自假者一自假卽爲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矣今嗣王慎無皇曰今日云云

以若殷王受之至此極哉此節文氣極直而緊叫
應在無皇無若四字無皇是原淫樂之始使之深
絕其微無若是究淫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也時
人不則有愆但說人則其耽樂亦不恤民耳與下
句無干註猶商人化紂而崇飲故繼之曰無若商
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大欠體貼敢問高明
凡人君一舉動便是天人所監觀處一耽逸樂其
何以訓民其何以承天其何以禁人之不我則卽
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世不指爲覆轍哉然原
其始不過自皇曰今日耽樂耳上舉文王以爲法

此舉殷紂以爲戒語極痛惻以聳聽

心先迷亂故縱酒酗于酒德則迷亂益甚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
誨民無或胥譎張爲幻

論無逸到享年之永及縱逸者至於亡其國可謂
略備矣然周公猶恐其聽之藐藐也故又發嘆箴
以古人之受誨焉胥訓告三句註極明懇然要知
不專在言語上亦不專指一事言程子所謂傳德
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
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是也又如居寢有誓

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凡若
此類皆所以訓告保惠而教誨之也重看三胥字
言古之人猶然以見今之尤不可少也古人惟如
此是以心正理明事無遺照姦不能欺佞不能惑
民所以無或譎張爲幻也照下文看此句還屬儉
奸之臣但小民或時有鼓煽焉故下民字耳

無而倏有有而倏無曰幻誑誕情詞正所謂幻者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上所陳古人訓告等詞最關君德不可不聽信者

如嗣王於此言不見聽信則人窺其旨胥化爲諛
佞矣是人之敢爲諛佞者我實有以訓之也忠言
與正法相表裡諛佞與正法相齟齬於已不便必
盡取先王之正刑變亂以行其私矣如是而至于
小大民其何堪哉故不然於心則厥心違怨又甚
不然於心而不能忍則厥口詛祝固其情之所必
至者重看此厥不聽句

至于小大云云分明照前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語
此當主民說註前訓民此訓法自相矛盾且變亂
先王之正刑已該小大之法在內了法一更則其

流禍將何底極哉故云至于小大民否則違怨詛
祝耳當主民說無疑敢問明者

要看兩箇否字不然而甚不然故敢怒而又敢言
耳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重看迪哲二字尤重在迪字世知小人之依者有
矣知其艱而不加恤焉猶無知也惟若中宗之治
民祇懼不敢荒寧若高宗之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若祖甲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若文王懷保
惠鮮不敢盤于遊田真知其所依實行是政使民
真不失其所依是爲迪哲耳詩曰無哲不愚謂不
能迪也能迪乃稱哲四人有焉

迪哲若四人何復有怨汝詈汝者然天地之大人
猶有所憾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則小人之怨
詈亦其所有也但此四人者一聞若言則皇自敬
德惟恐弗及焉厥愆則曰朕之愆不敢自解也心
誠若是則怨詈之言皆視爲箴規之益豈啻不敢
含怒而已哉喜其聞之可改又慮其告之不至是

西人者之心也存是心則必益修愛民之政此是
迪哲之實

凡人遇事之拂逆極爲人情所不堪處能虛心認
理悚然自反直任其咎略無一毫忿疾人之心此
方是知之至到處論四君迪哲出厥或告之一節
意深矣哉

怨汝詈汝由吾德之未至也故皇自敬德以承之
重看此一句

含怒此心不忘也不敢含怒此心猶未釋然也不
啻不敢含怒則忘之矣非若保赤子心誠求之者

不能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
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
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上所告四人迪哲等詞最關民情君德此不可不
聽者如於此言不見聽信則人窺其意嚮乃或譎
張爲幻儉邪變亂無所不至矣及民不稱便彼又
譖曰小人怨汝詈汝以激其怒君不聽嘉言則必
信讒言則若時其不加察不永念厥辟所宜惠民
者若何不寬綽厥心曰所宜容民者若何則亂罰

重刊書經解題卷之十
無罪殺無辜固勢所必至者如是而無小無大無
不懷怨叢集于厥身曾及於禱張爲幻者哉思及
於是將聽四人迪哲之語乎抑聽禱張爲幻之語
乎周公說到此處極懇到極痛惻令聽者不覺神
竦真萬世人主之藥石

上說古人胥訓告等語便見古人能聽訓戒者所
以啓其聽此說四人迪哲等語又見四人能聽來
告者又以啓其聽聽則無或禱張爲幻不聽則乃
或禱張爲幻未有不底於滅亡者前所云享年之
永短其機皆決於此故周公深致其惓惓云提醒

在兩此厥不聽句

永念厥辟若何元后作民父母此所當深念者念
此一語寒求衣饑求食不得其所者求適於我皆
不敢辭矣聞怨我詈我之言自不敢含怒矣厥愆
曰朕之愆不敢含怒便是寬綽厥心處此二語實
相承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前言已盡無復他說但曰嗣王其監于茲將爲三
宗享年之永乎將惟耽樂之從自促其壽乎將爲
文王之卑服乎將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乎

將爲古人之聽訓誨皇自敬德乎將信請張爲幻
怨叢于厥身乎如此則所其無逸而國以永享如
彼則今日耽樂而危可立待法戒昭然在自監之
而已周公此言真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者也

總論

此篇語意一串凡七更端而皆先嗚呼後及所言
之事蓋真有感慨於中惟恐其君之不信也一節
一加儆一語一着鞭再提此厥不聽歸到其監于
茲思深哉忠臣愛君之言之無已也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
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棊忱我亦
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
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
知

召公之求去亦周公明農之心哉成王留周公曰
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周公留召公曰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總只爲固民心疑天命計耳

弗弔一節專起下文君已曰時我一句兩云我不敢知蓋謂天命不可知而所知者在人之凝承耳况老成爲國所倚重者乎因召公會對成王說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云云又說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恭王能祈天永命故承照若語云云一句推說君已曰時我令召公無可爲對我亦不敢寧二句緊承時我說一氣下弗永遠念至罔尤違作一句讀據今日看來民罔尤違似乎稍寧然民心之向背無常天命之去留靡定今日之命焉保無他日之威如何可據以爲寧不加永

念得永念天威于民罔尤違之時庶幾帝命爲可保耳然此全在老成人之斐弼故緊提惟人二字隨承說若汝老成人旣去使在我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之光前日締造之謂何君謂時我之謂何可謂在家而不知乎說到此處召公自不得言去矣

召公祈天永命之意全在疾敬德以誠小民疾敬德乃克恭上下民罔尤違可寧上帝之命故周公舉其語意錯綜言之令召公自顧前言不復求退去也喫緊是在家不知一語付理亂于不聞惟遜

世之士耳老成與國同休戚義可若是乎論事論
到刺心處乃爲懇惻

惟人二字是一篇大綱領商六人文五人武四人
今二人其人也

味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句要見帝天之
命主于民心民罔尤違時正宜永念到尤違時念
亦無及矣此句是通篇喫緊語後有殷嗣天威威
迪知天威誕將天威肆念我天威予惟用閔于天
越民統照此句說

照召誥篇稽謀自天顧畏民碧是爲克恭上下前

人光本明德來故下文承說恭明德三字後面光
施于我冲子厥亂明我新造邦昭文王迪見冒聞
于上帝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我不以後人迷在
讓後人于丕時我咸成文王功于丕怠丕冒海隅
出日罔不率俾統照此前人光三字
成王于武王爲子于文王爲孫故云後嗣子孫一
字不虛下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
德

天命句承上寧于上帝說天難諶申不易意乃其

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由無老成人輔導
來觀經歷字向可見此一節似略放開說實暗影
成王在今日全賴老成人以擬天命故緊承說在
今予小子旦云云以感動召公之心

恭明德恭字虛卽疾敬德一敬字德非敬則放佚
而不立德非恭則昏昧而不明故明德上着一恭
字耳觀上文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則可見矣
分恭與明爲二者非也

上云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此云弗克經歷
嗣前人恭明德正相照

明德澤民格天之本故下云惟寧王德延天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無能往來迪茲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昭武王
惟冒不單稱德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惟文王

無疆之恤皆承此明德說若秉德明恤秉

德迪知天威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則臣以君之
德爲德而澤及于下民者也要認得脈絡分曉
弗克經歷卽作不得老成人解何如敢問明者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此緊承上說惟在今不可無老成人故予雖非克

有正朝夕不忘啟迪惟以前人光施于我冲子使無遏佚之耳周公謂召公與已同心故言已以感動之再三曰前人要其無忘前人以迪後人耳幼冲之人心志未定善言不先入標準不先立則將有昧于所從者故下迪惟字面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前云天難諶故又曰以更端言天雖不可信然以人事言則我有當盡之道文王受命武王以德寧之今惟于寧王之德克恭而永延之使不庸釋于

文王之受命則厥基永孚于休不終出于不祥矣此照前四節說德延則嗣茲恭明德而永寧之也此全在老成經歷者之輔導

以上統論天命民心之無常言國不可無老成之輔以下則舉商之六臣我周之五臣四臣或輔君以受命或輔君以保祚反復推明以見召公之未可去也此一篇之大意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此重六臣說見大臣以身事人事其君又及其子孫或其子又承其父事其君蓋世德老臣所關于家國甚重未有以身言去者格皇天格上帝又王家各就其所著者言不必分優劣若成湯既受命承上受命來格皇天格上帝埋下天壽平格及矧曰其能有格格字則史家之章法句法字法也要識得

成湯尚矣嗣後賢君屢作非子則孫而其臣勲德相承非身則子皆召公所當深念也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率相率也茲指輔導言六臣相率惟此輔導之事皆有陳列之功用能保又有殷之民故殷禮陟配天而尊榮在一時且多歷年所而延祚至六百年之末也殷禮即肇稱殷禮之禮陟配天即陟降左右之陟言舉郊祭之大禮其盛德之君上陟而與天爲配也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正謂此多歷年所通商祚歷年之脩永言不專謂其君之享國也

按陟配天蘇氏謂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食

于廟其說得之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
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不二曰純不虛曰實六臣相率輔導天命有商純
一而不他故多生賢才而國家充實無不各得其
用也百姓王人以下正指其實之可用者言之以
身喻如脩德完固之人上格皇天以承保佑之命
則精神營衛益充實而有餘五官各司其能四肢
咸效其力苟有所觸其手足不期而自救則其享

年之永蓋有不必言者故此節上承多歷年所而
下發天壽平格云云然脩德以格天固所自致而
賢師良保輔導之功亦自不可少也此是本節之
主意

秉德明恤串說言秉持其德而明致其恤也非心
存于國家者能憂人之憂乎矧咸奔走亦有秉德
意在故下承說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

秉德明恤奔走雖指多賢說其實由六臣之秉德
先之也照下文秉德廸知云云自見得

上惟茲指輔導言此惟茲指秉德明恤奔走言惟

重刊書經卷之十
德稱用又厥辟言各舉其德爲國家之用也故一人有事云云正指其實落用又處

有事于四方而衆皆信從若卜筮之罔不孚纔是通天下爲一身氣象重看二罔不字一成字通本純佑國實來而純佑又本六臣輔導來

天之佑商則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天之棄周則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天壽本多歷年所來平格者平章而格于天命也上文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又王家正其平格處此二句不重專起有殷嗣天一句見天命純佑有商可謂寧矣紂纔一失道便罹滅亡之威若是乎天不可恃也今文武初受命嗣王承之全賴汝老成人永念于斯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耳否則弗克經歷其過佚前人光必矣而汝其忍至此哉此語感動召公極懇惻滅威永念固命等字面悉照我亦不敢寧于上帝一節說

持心如衡是謂平德平者天道故至平通格于天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本是六臣事然謂非天意不可故此云天壽平格保又有殷

周召同心者也不周公不敢寧于上帝命永遠念天威越斯民罔尤違則召公向許恭王祈天永命今正宜永念以固天之命矣豈可言去哉此永念二字正與前永遠念三字相照應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彞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將言文武受命由此五人四人之力故先提武王集命事蓋承固命新造邦說來其語脉自如此也肅將天威非有德者不可故上帝降割必申勸寧王之德此德字卽前寧王德延及後不單稱德德字卽文王德降于國人德字蓋文王之受命由茲世德之締造也

惟文王惟字緊接武王之集命來亦惟二字又緊接文王之修和來蓋非文王之修和末由基大命之攸集而非五人之往來亦弗克致修和之盛治也修有飭治意和有悅懌意照下文看卽相率于

彝教而各得其理順適于彝教而不知其爲之謂也重看亦惟二字

又曰是覆說語往來卽詩䟽附後先奔奏禦侮之謂五人之往來總只于此開導其彝教耳故文德克降于國人秉彝是民之德性彝教是君之德教民彝之外無所謂教彝教之外無所謂德也洪範稱彝倫攸敘洛誥稱若彝撫事皆謂此彝教之爲重哉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亦惟純佑云云雖似照前天惟純佑命等語其實承上五人往來迪彝教來秉德是舉其操持迪知天威是舉其行事蓋天威不出于民情真知天威之所在則彝教之迪自有不容已者矣故上云迪彝教此云迪知天威下云迪見冒尚迪有祿蓋非實能知者不能迪非實能迪者不能知也四迪字總一樣看

觀上文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語則迪知天威語昭然矣

亦惟天純佑我周五人秉持臣德迪知天威乃惟

時昭明文王之德迪之以見于上冒于下直聞于上帝惟時乃受有殷命耳自非五人文德亦未必其昭明也而能至是哉自後人視文王若無待人之昭明然觀詩稱䟽附後先奔奏禦侮實惓惓焉則此言亦不爲過矣

迪見冒之迪卽迪彝教之迪蓋以此開導其君卽以此開導其民非二也

受有殷命回照集大命于厥躬句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尚迪承上迪字來尚迪有祿是享有天祿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則弔民伐罪之事也昭武王惟冒承上弔伐永清者定言故天下盡稱其德此回照申勸寧土之德說又見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正在今日老成之輔導也故承說今在予小子旦云云語脉極貫串有情

誕將天威卽迪知天威的人蓋知天威以保斯民乃能將天威以拯斯民也統照前永遠念天威句昭文王昭武王云云見文武之明聖尚賴五人四人之輔弼而况今嗣冲子乎召公能如五人四人

則新我造邦若去則過佚前人光在今日誠可痛惜矣語意在言外宜深味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奠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若游大川云云全望召公同心以共濟小子同未
在位正言責任在我二人公無去獨責于我也如
退去罔勗予之不及則考造而德不降于國人矣
德不及民而可格天乎故云鳴鳥不聞矧其有格
此格字照商六臣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天壽平格

說德不降照茂德降于國人說見輔嗣冲子降德
格天統在召公一身決不可告去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君肆句極有深意文武賴諸臣以締造我嗣王賴
我二人以匡濟其所係何如者君一去則匡濟無
人締造者其悉墜矣故緊提受命之大艱以醒之
見此艱難之締造必賴君之扶持君當以家國爲
重寬裕乃猷毋急求去蓋我有明保之責必宜輔
嗣王嗣恭明德明我新造邦決不可以後人迷過

佚前人之光也重看大惟艱句

有文王之德無五人之助弗昭也有武王之德無
四人之助弗昭也前後諸人昭文武之德乃克受
命耳厥惟艱哉今日冲子承茲惟艱之命非召公
誰其昭之而可以後人迷哉此周公留召公激切
之至意

以卽以其君顯之以言我必以後人昭决不以後
人迷也此迷字正照前昭字明字光字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
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上特言締造之艱老成義不可去耳此言其受顧
命之重則于情有决不可去者曰敷乃心則心爲
寄曰悉命汝則命爲屬曰作汝民極則更無有出
汝上者將誰諉哉汝明勗以下則顧命之辭諄諄
焉猶在耳而不可忘也周公留召公直說至此是
爲懇惻

明白以勗勉曰明勗有君不可無臣故稱偶亶誠
也乘載也卽負荷之意此雖兩喻而意實串下若
曰臣與君爲偶在竭誠以輔導之負荷此天命之
大耳然在亶無他天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惟

文王以德受命今嗣王承之惟念此文王之德不承此無疆之恤則所謂乘茲大命者在是矣惟文王德二句正偶王在亶二句之實事要識得并力一心之說蔡子但就二喻發件耳恐非正意敢問高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即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是二人天休必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允卽一點忠誠之心上所云云皆是也所云不同

總是以殷爲監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倘今一失輔佐嗣天滅威將卽在我矣肆念我天威而可求去哉重看一允字具此點忠心惟君可與言惟君能諒我也故緊承始予不允云云實對君語若是也傳作信予人解非是

予惟允故若茲誥予惟曰恐襄在我二人汝必有契于中哉亦言曰在時二人無疑者今天命已膺休美滋至卽予二人承之懼弗戡其汝克敬德盡平格之道明我俊民啟垂德之思在讓後人于

不特責成君德之昭明以昌大其世業此正召公今日之事也此一段正照昭文王昭武王看蓋受託顧命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非特今日不當去卽後日亦不當去也推遜後人之說大非周公之本旨敢妄訂以質高明

通篇三言前人再言後人分明論前有作後有承此後人二字何以獨作後賢解

每言二人有味文王時五人武王時四人今止二人而已二人弗戡可一人求去乎克敬德明俊民讓後人于丕特正今日贊襄之事讓責也責成其

君也

克敬德承上克敬說惟克敬德乃能明我俊民觀保乂商實語可見得然斯二者總在責其君之嚮于昭明耳故下在讓二字

嗚呼篤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此緊承上說惟我二人之篤棊故式克至于今日休然今日之休未可以爲足也惟至于日月所照莫不率服乃爲成文王之功耳周家基業始于文王之修和繼以武王之惟冒在今日或有蹉跌猶

爲未成也故上云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此云
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大臣與君同體故上云我天威此云我式克我咸
成皆以我負荷之也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是追敘
已然之事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云云是相期未
然之功
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則昭今嗣王之事也三冒字正相照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惟若茲誥矣又申說云云故云若茲多誥然總其
要旨不過閔天與民之莫我歸耳周公初語召公
曰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
罔尤違故今誥語將終由肆念我天威直說到用
閔于天越民下緊承說惟乃知民德蓋天之命總
在民之心而永念天威正在民罔尤違之日也中
間不必以天民分說
重看一閔字此閔字正與永念念字相應惟閔之
深故念之切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

若茲往敬用治

惟老成人歷練世故凡民心向背從違處知之甚
悉故以歸之召公亦罔不能厥初正應罔尤違句
思及其終則未必常懷而大有可畏矣此可無永
念乎哉祇若茲往敬用治蓋喜其已留而冀尋時
我之言爲共濟之計固命永孚于休不終出于不
祥也此往敬敬字正照前克敬德敬字說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

重看克庸祇德句德字所該甚廣祇敬修也克庸
敬德則常以敬修爲念而德全于已矣蔡仲好處
全在此下文率德改行云云統照此句說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
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
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
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率德二句泛稱其好處下文爾尚蓋云云則就其

好處進勉之也此是誥命之體若此處就填寫說
了下文便說不去矣

爾尚蓋前人云云緊承敬哉說是責勉之詞細讀
正文自見若謂敘其已然之善則爾尚爾乃率乃
無若等語便無咬嚼且何以敘在敬哉之下若邁
迹自身以下本一氣語而分相照應莫知其解敢
問高明

王命蔡仲之意若謂汝敬往東土要蓋前人之愆
須討求忠孝二字明白然必超邁往迹從自家身
上做起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是爲得之然不必

外求也惟率乃祖文王止忠止孝之彝訓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則邁迹在我而蓋愆在是矣因仲有
率德改行之意故就是進勉之是爲敬哉之實事
重看蓋愆邁迹無若爾考句蓋語語一提醒一加
策而非直敘其已然之善也

忠孝是人之本根而仲爲蔡叔後尤其喫緊
邁迹自身四句極提醒人凡人不幸處不肖之後
須超邁其族類脫身自做起乃爲豪傑然苟有自
足之念則便止此不進矣其何以作法于後必克
勤無怠垂憲乃後方完得邁迹自身的意思重看

克勤無怠句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后王君公皆有天人之寄不能敬天勤民而可稱侯職乎故既勉其忠孝卽以此進之

天惟德是輔民惟惠之懷此其可畏何如善惡稍殊治亂迥別其可畏又何如故總結戒哉二字能以此儆戒其心必修德以格天必施惠以得民必爲善以基治不蹈于亂亡之歸自敬哉直說至此着戒哉二字十分警惕

爲善不同四句只說此箇關頭是治亂所係一則不可不爲一則必不可爲耳註所云似未懇惻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此重慎初二字然要在惟厥終耳惟厥終方為慎厥初不則終以困窮所慎何爲此教仲所爲慎始者通上戒字慎字統則一敬然敬哉下出戒字又出慎字則重重加嚴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此五句雖若五事然攸績句所該甚廣且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其事實相承焉

似正侯績之所當留意者恐不作五事看敢問高明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自中是天然自有之中先王之舊章皆從此制我身之執度皆從此出是不可不率循者蔡仲率德改行其志行甚佳但恐其或偏于自用而視聽之不詳則不無變亂更改之弊故又教之率自中而詳乃視聽無作聰明亂舊章罔以側言改厥度也古先聖王之典章皆從聰明睿智出而不外此自

有之中人常率自有之中安往而非典章成憲哉病在自作其聰明耳自作其聰明則其所視聽都不詳審而側言得以入之矣不察側言終改厥度典章法度之謂何此惓惓交以爲戒也重看率自中句率自中必詳乃視聽不率則所爲視聽者皆非中矣則予一人汝嘉者嘉其率德改行之善而不終于偏也上云率德改行此應率自中改厥度

語極周到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荒棄二字反照前敬哉二字看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奄凡三叛矣王親征滅之還至鎬京惟時殷管蔡霍四國原與奄通謀成王置不問而猶懷反側故告四國多方獨提殷侯尹氏曉以大降爾命降者宥而生之也降生爾命宜無不知乃猶大圖天命獨弗永寅念于祀耶感恩而不知自新將必自絕而取殄祀之禍矣重看一圖字天命可受不可圖

是一篇要語

語雖普告多方意專殷之舊國觀此提殷侯尹氏及下稱有方多士暨殷多士可見

按大誥篇予翼以于牧寧武圖功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未嘗不圖也曰此承天之命而求盡人事者圖在我者也若洪惟圖天之命厥圖帝之命大淫圖天之命圖厥政不集于享圖厥政不蠲烝圖忱于正則不盡人事而一意妄求于天圖在外者也天誰與之註以妄于二字訓圖字極當向使有夏圖厥政集于

享商後王圖厥政而蠲烝則與大誥圖功圖事何異哉此知圖是活字其善與否則係乎其所爲圖也要辨得明

洪惟圖天之命二句緊承我惟大降爾命說蓋就四國之妄求而曉以宗祀之當念逆折其反側之邪萌也此是一篇緊關處若作商奄看則彼已滅亡矣復何言哉敢問明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本論商事而稱夏者一則舉桀以形紂之所以亡

一則稱湯以見周之所以興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多方多士素所見聞其言又易爲入也此論說曉人之極妙處

降格于夏全是啟其修省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非其自絕乎重看誕字大字不肯不克字

感言出于心也不肯感言于民總由其心不在斯民耳

帝之迪三字極宜體味上帝分明啟我一條好路乃終日淫昏不能自趨于是此謂自絕于天此與

引逸而不適逸意同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
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
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民所依附以生日麗開民之麗正是永帝之命桀
不知此却妄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猶乃大
降威罰增亂有夏其昏何如揆厥所由實始于嬖
幸妹喜一人蠱惑心志不克靈承于旅耳心志既
蠱任用悉非不大思進用賢人而恭敬之洪舒于

民亦惟其民之叨憤者日加欽崇劓割夏邑夫賢
與叨憤于民何如哉不進此而洪舒惟欽此而劓
割此大降罰崇亂有夏處其因則甲于內亂也誕
厥逸大淫昏皆本于此此一句是桀之罪案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故任用非人崇亂有
夏宜重看一因字

靈字作善字解固是愚則謂此心之靈也此心無
欲而常清聰明睿智皆從此出爲能善承其衆盤
庚弔由靈大誥丕靈承帝事呂刑苗民弗用靈統
是此箇靈字蓋靈則自無不善然不應但作善字

解也敢問高明

洪舒于民是謂開民之麗不克靈承于旅天其忍
民之至此乎所以汲汲求一人焉以爲民之主惟
時惟湯其人乃大降顯休命刑殄有夏重看一求
字詩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一德篇云眷求一德
俾作神主天求有德者畀之厥命何其明顯休美
哉人懷反側之私以圖之便暗昧不顯休矣人爲
天所求則可妄圖天則不可此求字正與上圖字
相反照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
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此承上復提惟天不畀云云申發天求民王之意
蓋桀惟不用賢者以明保惟用叨憤者以肆虐此
多方簡湯代夏作民主而天從之也帝天之命主
于民心民心與則天降顯休命否則雖圖亦無益
也

天與之曰純佑命天棄之曰不畀純天不畀桀惟
桀棄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所恭多士大
不能明保斯民以永享乃胥惟肆其虐凡百所爲

皆是奪民之麗者四向皆窮如抵墻壁此多方簡
擇而歸湯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也然則
天之所求亦因多方之簡耳而何私于湯哉湯亦
因多方之簡應天之求耳而何圖于夏哉知湯則
知武可自息其圖命之念矣

無不來享曰多享此享字卽下文享天之命享字
天命無他民心而已民心不我享而能享天命者
未之有也然其要在明保而已不克明保享于民
而能永于多享者亦未之有也觀下文圖厥政不
集于享句自見得後云爾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

不享正罪多士之所圖者不集于享也識得數享
字明白書旨自了矣時解多享作長享祿位數
享字又各自爲解恐失立言之旨敢妄訂以質高
明

惟天不畀桀者大何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
能進之在位永來四方之多享也惟夏所敬恭多
士皆叨懣之徒不克明保以享于民乃惟肆劓割
以虐于民至于百爲皆大降罰之事大不克開其
生路使民四向皆窮莫知所適則柰何可承天之
純佑哉此多方擇君以歸事不能舍成湯而他往

也天求民主生斯民專爲桀不能作民主故推
桀所由亡見湯承多方之簡應上帝之求耳
義民在位日久自然四方來享故云永于多享開
民之麗洪舒于民是謂明保明保乃可致民之享
故云明保享于民惟用叨懣以虐于民則民無生
路可趨矣此照厥圖帝之命一節說
殷侯尹氏嘗爲紂所信用其所爲或亦如夏之恭
多士乎此言外之意

論桀連下數不克字又加大不克字論湯連下數
克字論紂又下弗克字是章法句法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
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重看克以二字多方民無生路簡求一人焉以歸
之惟湯克能承之故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耳
然則天求民主蓋從多方之所簡耳一德篇云非
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歸于一德誠然哉

慎厥麗一節據註亦自有理但此箇麗字分明卽
上一麗字此箇刑字分明卽下一罰字似不應異

解愚謂凡民所附以生者君悉敬共而不怠是爲
慎厥麗乃勸者君重其所麗民自相爲勸也故厥
民有未率者卽威之以刑民亦曰是所以生我而
無不用勸矣此謂明德慎罰故下緊承說罔不明
德慎罰亦克用勸蓋統觀上下文意自了了也敢
妄訂以質高明
盤庚云恭承民命正慎厥麗之意
刑罰盛世所不免惟叨憤剝割則不可耳
以至該成湯以下明德慎罰言明德以慎其罰也
觀下文可見不當作二事解敢問高明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惟明此德以率其民
耳民有不率不得不用罰焉而尤深致其慎是則
帝王之所謂明德也殄戮開釋正是其致慎處正
是其用德處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弗克以正照克以說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全
由不克明保享于民來從前細讀自見得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
有殷

承弗克享命說天何心于釋夏哉亦何心于釋殷

哉皆其所自取耳故緊接乃惟爾辟云云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此三箇乃惟字正應上兩非字言非天如此乃惟人如此也

以爾多方之義民永于多享則可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則不可屑者不一之辭言種種瑣屑之惡不可勝道也

因說爾辟弗克享天之命隨說非天之庸釋乃其

所自取耳故緊緊以爾辟承接隨就圖之一字併夏商發揮見以若所圖未有不底于喪亡者上下並無闕文

圖厥政不妨惟所圖不集于享而集于亡不蠲潔而烝進則為妄圖耳商後王加逸厥逸三字正應大淫圖天之命句

詩云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正言武王伐商之事與此正相發

逸樂非所當逸者乃以為逸而居之是謂逸厥逸

不蠲烝言不蠲潔而進于善也恐不作二字解敢問高明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逸厥逸圖厥政非狂而何然聖狂之介在一念轉移間耳儻其狂克一動念則作聖在是天固不終絕也天以湯故須假紂五年之久冀作民主乃紂竟縱大淫佚罔可念聽天如紂何哉此申上天降時喪意實為天惟求爾多方發端

聖狂相去遠矣介在一念轉移間要見此念無事

不宜把持無息不宜存想一不念及墮落坑塹矣可畏哉前後許多克不克相懸處總在此念之克否如何耳可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惟顧誕天命者可以弭天威作民主故天以此意開其人而多方罔克承受焉則不得不歸之我周矣靈承克堪正文武之所為顧天者顧天是人顧天而仰承堪顧是天顧人而簡畀本文自分曉

靈承三句一氣下惟用德可子民而奉天靈承便是其克堪處克堪則可作神天主矣周王顧天而承堪顧之命全在于此故承說天惟式教云云夫人實有休明之德然後可受簡命之重若啟若翼而式教用休多方簡擇必歸焉天命從此畀矣故曰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神天即可爲民主意
德在人之自用耳實能用德是謂克堪能則休美自著矣人見其休故稱用休耳在聖人只知用德也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

註向者天命未定一段發得極明前面圖天之命後面探天之威總具此數語中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首提我惟大降爾命因反覆天命興亡之故使自潛消其反側之萌此復提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將啟以自新善後之路使不自陷于罰殛之禍此是提掇之最關鍵處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

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上節說爾何不為此下節說爾何乃為此是直頭可見者然其中煞有無限曲折精神在恐非若今之講解而已者敢陳臆見于左敬質高明

誠信天命常得自然之安曰忱裕若疑貳反側則平居自見其迫促矣曰忱裕之于爾多方對多士言也夾輔介助用治我王室之事可以榮保天命故曰享爾宅爾田依然無恙而順我王室可以樂承天命故曰熙熙者熙然在太和元氣中也恐不作廣字解

廸屢不靜照下教告說與前篇廸屢未同一般恐不作屢蹈解保天命熙天命而無妄圖則靜矣天命分明可榮享而不享是不大宅分明可熙樂而不熙是謂屑播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則推所以不靜之故

細玩此二節忱裕與圖忱正相反享天之命熙天之命是謂忱裕不大宅天命屑播天命正其不靜處其心却欲圖忱于正耳不知以若所圖必取滅亡之禍乃其所不知自愛者也首提曷不惋裕句緊緊以曷不享天之命熙天之命以歆之首揭爾

乃不自愛句緊緊以不大宅天命脅播天命以惜之又推圖忱于正以折之語語提耳言言刺心是聖人並生之意

當時多方不靜皆以復殷爲正義不知天命已去而求復是爲妄圖故首揭圖天之命一語因反覆天命可受不可圖之故此又揭其所圖者以明折之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凡帝王于不率不庭之臣必先之以文告而後之以征討戰而要囚分明是征討所俘但要束而囚係之不通加殺耳故云至于再至于三乃猶有不用我降命者則大罰殛之也或曰王師有征無戰然則大戰于其非與敢問高明

至于再至于三雖就伐奄者三說然布告之意但說如是其教告如是其實宥至于再且三矣乃猶有反側者則罰殛亦不可追耳要體會得好

不用我降命不用二字極好我固欲降之爾故重違之我無若爾何也

與民相安于無事曰康寧必加遷徙必加罰殛似
不康寧一般然出于不得已耳故洛誥曰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此曰非我有周秉
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
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曰奔走臣我監五祀見殷民臣服已久矣越惟有
胥伯小大多正正望爾奉法惟謹化導此凶民也
可以不和導乎故緊緊以惟和克勤責之

臬照康誥陳時臬司陳時臬事看當作法字解蓋

臬取棖臬之義是戶之準則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
爾惟克勤乃事

自作不和根自作不典說不典則不和此理之必
然者爾室其族也不和則不睦亦理之必然者爾
言爾惟和哉蓋望其先之以和以導其睦耳推至
爾邑必克明而後協亦望其以身先之故曰爾惟
克勤乃事蓋身和室睦邑無不明是爲忱裕反是
則爲不靜統在爾多士之倡率故連下三箇爾惟
字應前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語傳所云云愚

不識其所謂也敢問高明

究竟惟和只是一忱字忱則有順理之裕此和之本根也忱而和以導于室人則爾室無不修睦裕于室矣忱而和以導于邑人則爾邑無不克明裕于邑矣此爲忱裕之于爾多方也爾邑克明是期之之辭克勤乃事是責之之辭三爾惟斷應作一樣者若謂爾邑已克明了何復云忌于凶德耶無動搖及側之情曰和有順天共命之休曰睦知廢興存亡之故曰明

多士各有職守各循職守而不怠是爲克勤乃事

爾邑視多士相安于事守則知天命之廢興無復有異志矣究竟克勤本此心之忱和來故篇末云克敬于和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

謀介

細體尚不忌語氣若尚不無忌焉之謂周公意若曰如我上所言爾室爾邑必悉睦且明凶德其潛消矣儻或有梗强者爾尚不無忌焉治之亦無他法亦則以爾心之和穆穆然端處乃位以儀刑之又克閱于乃邑進賢者以謀其助則彼得于觀感

之深自然日漸月磨皆化其凶惡矣復何忌之有哉要在爾心之先自和耳故又曉以自時洛邑尚永云云若註所云恐於文理稍強敢問高明穆穆根上和字來穆穆在位克閱謀介總亦克勤乃事耳故着亦則以字遷殷之初卽擇殷士之可與者比介于周之賢臣以薰陶其德及其既從則又教之忱裕教之和勤以潛消其凶德猶未也又教之克閱謀介蓋以殷治殷以賢引賢而使以賢治不肖此聖人轉移殷俗之妙機也

霜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資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當時殷多士尚視洛邑爲傳舍故以尚永力畋曉之又以畀矜介資期之若曰爾惟迪屢不靜耳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心無不和凶無不化天惟畀矜爾矣我有周惟其大介資爾矣迪簡在王庭不爾棄也尚有能奮勉其事者有服在大僚亦所可期者予周家惟聽用德但在爾之自勉耳因殷士平日懷此怨望故復以此慰勉之田是胥伯多正之祿田

尚爾事照勤乃事說蓋克勤而益進焉者也

呂氏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曰夏簡迪在王庭有服在大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則以大義裁之此乃以為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礪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

以上五節分明照爾曷不忱裕之于多方二節說細玩味之自得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
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

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

凡前所命告只是望其忱信忱則身先享上民皆享上可永承王命世享斯土矣不相勸忱我之命惟以不享為民望惟逸頗之從大遠王命可仰承天眷乎是則探天之威天罰必不爾宥爾土不能安居矣致天之罰與天畀矜爾如何離逃爾土與爾宅爾田如何此可自惕省趨舍哉

忱我命則信理而安裕是為忱裕不忱我命則逆理而妄圖是為圖忱識得此二忱字多方一篇大旨了了矣

亦則惟不克享與上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正相反
享上便享天之命不享而遠王命便探天之威故
凡人所圖宜集于享不宜集于亡也

深藏而求取曰探天威曷嘗求人哉人自採取耳
多士云將天明威致王罰王罰即天之罰天之威
也爾探焉我致焉天何心哉我亦何心哉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細詳此命字當照大降爾命命字看蓋如此享天
之命如彼致天之罰此正爾命之所係也凡我命
告云云總是祗告爾命使知自擇耳觀上文勸忱

我命則此爾命二字屬于多士無疑矣敢問明者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初字極提醒此時是更生之初要在以和承之耳
不克敬于和終懷反側欲復降命不可得矣故云
無我怨

此雖兼及說實重在敬士上和即上文二和字忱
我命則克敬于和之根本也重看一敬字

其命即良 時之與本也重深一姓字

其命即良 時之與本也重深一姓字 士土味唱上文二味字

其

其命即良 時之與本也重深一姓字 士土味唱上文二味字

其命即良 時之與本也重深一姓字 士土味唱上文二味字

其命即良 時之與本也重深一姓字

其命即良 時之與本也重深一姓字 士土味唱上文二味字

